

张伯伟◎著



研究生·学术入门手册

复旦大学出版社

域外汉籍研究入门

张伯伟◎著



研究生·学术入门手册

域外汉籍研究入门

复旦大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域外汉籍研究入门/张伯伟著. —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2012.10
(研究生·学术入门手册)
ISBN 978-7-309-09237-0

I. 域… II. 张… III. 汉语-古籍-研究-世界-研究生-教学参考资料
IV. G256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23143 号

域外汉籍研究入门

张伯伟 著

责任编辑/宋文涛

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:200433

网址:fupnet@fudanpress.com <http://www.fudanpress.com>

门市零售:86-21-65642857 团体订购:86-21-65118853

外埠邮购:86-21-65109143

上海浦东北联印刷厂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2.75 字数 233 千

2012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309-09237-0/G·1128

定价:2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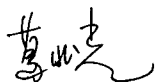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汉籍



复旦大学研究生院
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联合推荐

编辑缘起



“给大学生常识，给硕士生方法，给博士生视野”，这是我对大学人文学科基本教育和专业训练三个阶段的理解。如今大学越来越多，条件不一，水平参差，指导者的路数不同，不同学校培养研究生的方法和标准也不同。有些指导教师似乎对这三种教育没有区分，有时候把研究生当作大学生，塞上一堆“常识”便草草了事，使得早已掌握了基本知识的研究生要么对课程失去兴趣，要么以为“学术”不过如此，“研究”就是重复叙述；有时候又把大学生当作研究生，基本常识还不具备时，便传授种种“偏方”、“秘方”，使大学生早早学会了出偏锋、用怪招。因此，我们策划编辑这一套“入门手册”，让作者特别针对刚刚完成大学学业进入硕士生时期的人编写，意在引导他们知道初步的“研究方法”，

以区别大学阶段的“常识学习”。

这套学术研究入门手册的编撰者，都是“学有所成”而且是“术有专攻”的学者，专业各有偏重，领域宽窄不一，但是，我想在他们撰写的这套入门书中，都必然包括“历史”、“方法”和“视野”这三方面。所谓“历史”，就是了解本领域的历史即学术史，知道在自己之前，前辈和同行已经做了些什么，是怎么做的，因此可以“踏在前人搭好的桥板上”，不必重起炉灶“而今迈步从头越”，也不能掩耳盗铃装作自己是“垦荒”或“开拓”。所谓“方法”，就是选择本领域目前最通行和最有效的方法，一一加以解说，并选择若干最好的典范论著，让阅读者“见贤思齐”，哪怕是“照猫画虎”，因为最初的研究不妨有一些模仿，当然模仿的应当是最高明的杰作，这才是“取法乎上”。所谓“视野”，就是开列出中国和国外在本领域最基本的和最深入的论著，使得研究生不至于“捡到篮里便是菜”，反而漏掉了必读的经典，形成引用参考文献的“随意”。这一部分可能包括了超出硕士生，甚至可以提供给博士生使用的，中外文的“进阶书目”，通过参考文献提供更广阔的学术视野，让阅读者通过简单的论著名录，知道世界上的同行在做些什么。我想，大学教授最重要的责任，不是拔苗助长地呵护几个早早脱颖而出的杰出学生，而是齐头并进地保证进入研究领域的普通学生，这套入门手册

不是针对天才而是保证底线的,为了让硕士生尽快超越大学本科阶段的学习习惯,了解最一般的研究途径,开始具有个性的思考,建立学术研究的角度和立场,形成遵守规范的研究习惯,我觉得“历史”、“方法”和“视野”是每一个合格的研究生都必须具备的。

这套研究入门手册的编撰和出版,要感谢复旦大学研究生院、复旦大学出版社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,也要感谢参与编写的各位杰出学者热情参与。他们都是很忙碌的人,但是他们能够放下手头的工作,慷慨承诺撰写这套入门书,是因为几乎所有的参加者和支持者,都不约而同地意识到,学术方法的传递和学术薪火的延续,比什么都重要。

目 次

第一章 导言 /1

- 一、域外汉籍的定义 /1
- 二、域外汉籍的研究范围 /5
- 三、域外汉籍研究史简述 /9
- 四、域外汉籍的意义 /16
- 五、域外汉籍的研究方法 /22

第二章 总说 /30

- 一、工具书 /30
 - (一) 目录 /30
 - 1. 朝鲜—韩国部分 /30
 - 2. 日本部分 /48
 - 3. 琉球部分 /56
 - 4. 越南部分 /58
 - (二) 年表 /61

(三) 辞典 /63

1. 综合 /63
2. 朝鲜—韩国 /64
3. 日本 /67

(四) 网站 /71

1. 韩国 /72
2. 日本 /73
3. 越南 /73
4. 美国 /74
5. 台湾 /74

二、资料集 /74

(一) 经部 /74

(二) 史部 /76

1. 正史 /76
2. 编年史 /78
3. 纪事本末 /81
4. 别史 /82
5. 传记 /85
6. 古文书 /86
7. 政法 /87
8. 地理 /89
9. 外交 /90
10. 书目 /94
11. 金石 /95

12. 史料汇编 /96

(三) 子部 /98

1. 儒家 /98

2. 释家 /99

3. 杂家 /100

4. 医家 /101

5. 艺术 /102

6. 类书 /103

(四) 集部 /105

1. 总集 /105

2. 别集 /108

3. 诗文评 /109

三、杂志和会议论文集 /110

(一) 日语杂志 /110

(二) 汉语杂志 /112

(三) 会议论文集 /113

第三章 实例 /115

一、考证 /116

(一) 真伪 /117

(二) 作者 /129

(三) 校勘 /133

1. 对校 /133

2. 本校 /135

3. 他校 /136

4. 理校 /137

(四) 补遗 /138

二、专书 /141

(一) 佛教 /142

(二) 儒学 /159

三、专题 /184

(一) 目录学 /184

1. 王室书目 /185

2. 地方书目 /194

3. 私家书目 /209

4. 史志书目 /215

(二) 史学 /223

(三) 文学 /247

四、综合 /272

(一) 书籍交流 /273

1. 据书目以考 /274

2. 据史书以考 /278

3. 据日记以考 /281

4. 据文集以考 /285

5. 据诗话以考 /290

6. 据笔记以考 /292

7. 据序跋以考 /294

8. 据书信以考 /298

9. 据印章以考 /300

10. 据实物以考 /303

(二) 文化意象 /307

1. 起源与定型 /308

2. 嬗变的类别 /314

3. 嬗变根源之探讨 /329

(三) 唱和笔谈 /335

1. 特征 /337

2. 反响 /345

3. 意义 /351

附录 阅读及参考书目 /361

后记 /395

第一章

导 言

一、域外汉籍的定义

本书要介绍给大家的,是有关域外汉籍的研究。但什么是域外汉籍,学术界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。在我的认知中,域外汉籍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,对于某一类文献的总体称谓。所谓“汉籍”,就是以汉字撰写而成的文献,“域外”则指禹域(也就是中国疆域)之外,“域外汉籍”指的就是在中国之外的用汉字撰写的各类典籍,其内容大多植根于中国的传统学术。20 世纪初叶前后,亚洲学术先后发生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,因此一般而言,这也就是域外汉籍的时间下限。具体说来,域外汉籍可以包括三方面内容:第一,历史上域外人用汉字书写的典籍,这些人包括朝鲜半岛、越南、日本、琉球、马来半岛等地的文人,以及 17 世纪以来欧美的传教士。从主体来看,他们集中在东亚(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),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汉字文化圈内。第二,中国典籍的域外刊

本或抄本,比如大量现存的中国古籍的和刻本、朝鲜本、越南本等,以及许多域外人士对中国古籍的选本、注本和评本。第三,流失在域外的中国古籍(包括残卷),这些本来完全属于中国的文献,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,有的在中国已无存。经过前辈和当代许多学人的努力,虽然不能说网罗无遗,但这些流失在外的中国古籍的基本面貌已经为学术界所认识。而对于前二者的规模和内容还谈不上有全面的把握和了解。以上定义目前已得到学术界较为普遍的接受。

有的学者对于“域外汉籍”的称谓有不同理解或不同看法,一是针对“域外”之称,觉得其中含有对周边的歧视或轻视;二是针对“汉籍”之称,认为这应该特指中国典籍,不能加以泛化。需要在此略加辨析。如上所述,域外汉籍之称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而有的称谓,因此,“域外”即指中国疆域之外,相对于中国本土,外邦即可称“域外”或“异域”。在历史上,外邦人士往往自称“域外”或“域外人”,如朝鲜李睟光《次渡大同江》云:“华夏封疆隔一水,域外咸仰明天子。”^①洪良浩《太史氏自序》云:“域外诸国,各用其国之货,如龟贝刀皮之类,用作国信。”^②日本冈千仞云:“余域外人,与中人异所见。”^③同样,若外邦人士站在本国的立场上,也有将中国称作“域外”者,如洪大容《与秋庵书》云:“顾此布衣浪迹,无

① 《芝峰集》卷十四,《韩国文集丛刊》第66册,景仁文化社,页132。

② 《耳溪集》卷十八,《韩国文集丛刊》第241册,页326。

③ 冈千仞《观光纪游》卷六《燕京日记》下十一月四日条,小岛晋治监修《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》第20卷,ゆまに书房,1997年,页183。

以充使价之任；双亲在堂，再难为域外之游。”^①姜玮《金小棠夷准从事将赴燕……》云：“英年志北学，域外恣驰骋。”^②今人则或将其论述中国文化的著作命名为“异域之眼”^③。无论是古是今，无论是自称还是他指，都未必存在什么歧视或轻视的意味。我们固然可以国别区分汉籍，分别命名为“朝鲜—韩国汉籍”、“日本汉籍”、“越南汉籍”等，也可以用“东亚汉籍”指称上述地区的汉字典籍，但却无法包括现存于欧美地区的汉籍以及传教士的汉文著述。因此，如果要使用统一的命名来加以概括，似乎还找不出比“域外”更加恰当的命名。至于“汉籍”，尽管它可能最早是由日本人使用，专指中国人所写、在中国刊刻的汉文典籍，将非中国人（如日本、朝鲜人）的汉文著述称作“准汉籍”，将日本刊刻的中国典籍称作“和刻本汉籍”，但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看，我们把历史上用不同文字撰写的典籍分别称为“藏文典籍”（藏籍）、“满文典籍”（满籍）或“蒙文典籍”（蒙籍），而把用汉字撰写的典籍称作“汉籍”，是顺理成章的事。那么，在中国之外的汉文典籍，无论是何人所写，只要是使用汉字撰写的，就是“域外汉籍”。任何一个词义，都有时间上的衍生和空间上的转移，即以现代人频繁使用的“汉学”一词，它原本是与“宋学”相对的，指的是以考据为特征的学术，区别于以义理为特征的学术，如江藩有《国朝汉学师承记》、《国朝宋学渊源记》。江户

① 《湛轩书外集》卷一，《韩国文集丛刊》第248册，页113。

② 《古欢堂收草》诗稿卷十一，《韩国文集丛刊》第318册，页433。

③ 兴膳宏《异域之眼——中国文化散策》，筑摩书房，1995年。

时期的日本人,又以“汉学”表示有关中国的学问,而与“国学”(日本学)、“兰学”(西学)相对而言,后来又用以作为“Sino-logy”一词的对译。类似的还有诸如“国学”、“国文”、“国书”等词,假如只能使用其最原始的唯一之意的话,现代汉语中的许多表述都要被人为地取消或判定为错误。退一步说,即便在日本,“汉籍”也并非总是专指中国人写、在中国刊行的汉文典籍。平安时代藤原佐世的《日本国见在书目》,其著录的虽然主要是中国典籍,但其中也含有日本典籍。到了现代,这种情形更为常见。比如冈村繁《对马宗家文库汉籍(朝鲜本)提要》^①,其所谓“汉籍”,既包括朝鲜刊刻的中国典籍,也包括朝鲜人以汉文编纂著述的作品。又如今人所撰《坦堂文库目录稿·汉籍》和《佐川町立青山文库西谷文库汉籍目录》^②等,其中作者有中国人、日本人、朝鲜人、英国人、美国人,其刊刻地也是包括了中国、日本和朝鲜,但因为最终呈现出来的形态是以汉字撰著,因此也都名之曰“汉籍”。还可以援作类比的是“汉文大藏经”之称,这是20世纪初由日本学者站在汉传佛教的立场,以流传佛经的不同语种而赋予的命名,相对而言则有“巴利大藏经”、“藏文大藏经”、“蒙文大藏经”、“满文大藏经”、“西夏大藏经”等等之称^③。而所谓“汉文大藏经”,就包括了中国、日本和朝鲜半岛僧人的著作。

因此,对于上文举出的三类文献,我觉得可以统称为“域

① 《冈村繁全集》第7卷《日本汉文学论考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9年。

② 分别刊载于《斯道文库论集》第三十七辑、三十八辑、四十四辑。

③ 参见方广钐《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6年,页5。

外汉籍”。而作为域外汉籍的主体,我的看法是第一类文献,即域外人士用汉文撰写的各类典籍。这也是本书所针对的主要研究对象。

二、域外汉籍的研究范围

在中国历史上,汉文化曾经给周边国家、民族和地区以很大的影响,以汉字为基础,从汉代开始逐步形成了汉文化圈,直到19世纪中叶,在同一个文化精神的熏陶下,表现出惊人的内聚力。今天,我们将历史上主要以汉字为书写工具的国家 and 地区,称之为“汉文化圈”。它不仅包括中国,同时也包括朝鲜—韩国、日本(含历史上的琉球)和越南等国家。

什么是汉文化圈?关于这个问题,前人已经有了不少论述,这里姑且借用日本学者西嶋定生(Nishijima Sadao)的说法。他指出:

“东亚世界”是以中国文明的发生及发展为基础而形成的。……随着中国文明的开发,其影响进而到达周边诸民族,在那里形成以中国文明为中心,而自我完成的文化圈。这就是“东亚世界”。……这样的“东亚世界”,是以中国为中心,包括其周边的朝鲜、日本、越南以及蒙古高原与西藏高原中间的河西走廊地区东部诸地域。……构成这个历史的文化圈,即“东亚世界”的诸要素,大略可归纳为一、汉字文化,二、儒教,三、律令制,四、佛教等四项。……其变化乃至独自性,是与中国文明相关联而呈现出来的现象。因而共通性并非抹杀民